

## 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学思想

■刘仁胜

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异化消费理论、期望破灭理论和稳态经济理论,形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为现代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理论思考。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异化消费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04)10-0059-05

刘仁胜(1970-),男,山东烟台人。博士,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32)

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单独建立过生态学这一门学科,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表现出来的具体的生态问题曾经进行过专门的论述,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包含着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和解决生态问题最彻底的方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虽然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原则,但是却发掘出马克思主义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法,形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学的关注始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Horkheimer, M)、阿道尔诺(Adorno, T. W)和马尔库塞(Marcuse, H),之后经过威廉·莱易斯(W. Leiss)和本·阿格尔(Agger, B.)的发展,最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创立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初衷并非为了建构马克思的生态学,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生态学批判,试图用现代生态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嫁接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以解决资本主义工业化面临的生态灾难。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马克思认为:第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控制自然、最终从自然的必然统治下解放的唯一途径;第二,资本主义

社会中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扩大再生产因为工人阶级的极端贫困化而中断,资本主义随之解体。而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并没有看到马克思所预言的这两种结果,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过程和科学技术的作用产生怀疑和争论。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其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中,阐述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实现了人类从自然界中的分离和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和支配,但是科学进步也进一步加深了人类社会中的劳动异化,使资本主义专制统治工具更加完善,表现出技术悲观主义<sup>[1]</sup>。法兰克福的另一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虽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技术悲观主义,但是他更多地强调“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在其1968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中,马尔库塞认为技术虽然是造成资本主义“单向度(one-dimension)”的主要原因,但是自动化的科学技术可以消除人类劳动的异化,为人类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创造条件,因此:第一,必须改变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和目的,使技术从以营利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解脱出来;第二,必须改变现存技术的存在形式,使其从资本主义的“技术合理性”转变到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和激发人类潜力的“后

技术合理性”<sup>[2]</sup>。在1972年出版的《反革命与造反(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中,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不仅使资产阶级通过高生产高消费疯狂地剥削和掠夺无产阶级,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还利用技术理性使大自然屈从于商业组织,迫使自然界成为商品化了的自然界,破坏了生态平衡,直接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sup>[3]</sup>。威廉姆·莱易斯1972年在《自然的控制(the Domination of Nature)》中继承了马尔库塞的“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观点,指出:把自然界当作商品加以控制,把控制自然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竞争的工具,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普遍面临的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sup>[4]</sup>。在1976出版的《满足的极限(the Limits to Satiations)》中,威廉·莱易斯指出,人类本身的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在垄断的资本主义市场上已经被打乱和扭曲,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高度集约化的资本主义市场寻找替代方案<sup>[5]</sup>。本·阿格尔在197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Western Marxism: An Introduction)》中,批判地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他生态学的研究成果,使生态马克思主义逐渐趋于完整和成熟<sup>[6]</sup>。

纵观法兰克福学派,虽然较多地论述科学技术问题,但是,其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的作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因此,本文重点介绍生态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建构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生态危机理论、异化消费理论以及消除生态危机和消费异化的理论对策。

### 一、建立生态危机理论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的私人占有,最终决定了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力发展与劳动者支付能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发展,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爆发经济危机,造成产品的相对过剩、劳动者的赤贫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停滞,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造成极大破坏,并最终引发无产阶级革命。

但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并没有按照经

典马克思主义的设想而发生威胁到资本主义生存的经济危机,特别是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既纠正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缓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核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新技术革命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成倍增加,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的迹象,相反却有进一步在全球发展的态势。

法兰克福学派对此作出的反应之一就是否定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取而代之以生态危机理论。霍克海默、阿尔多诺、马尔库塞、莱易斯和阿格尔等法兰克福派学者虽然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生态学思想,但是都保持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他们的生态危机理论其实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分析方法之上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补充”。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也不能够为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提供理论指导,因此,必须根据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新危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这种新危机就是超越了个人或者阶级利益的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趋缓和的情况下,资本家受资本积累的利润驱动,不断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对自然界和无产阶级的开发和掠夺;同时,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在改善无产阶级的福利待遇之外,通过消费贷款、广告等多种形式鼓励和刺激无产阶级进行消费,提高无产阶级的购买能力和欲望,由此,资产阶级的生产和无产阶级的消费同时形成不断扩张的趋势。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就这样通过不断提供消费品而得以存在和维持,而这些消费品对于广大的无产阶级来说多数属于奢侈品,无产阶级通过消费具有等级标志的奢侈品来补偿自己艰辛的劳动,使自己的心理得到满足。由于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飞速发展和奢侈品的不断提供,虽然挽救了资本主义暂时灭亡的命运,但是,却对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破坏,资本主义成为消费品的代名词,而这些消费品或者奢侈品是以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动植物的灭绝、土地的沙漠化、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生态灾难为代价的。因此,阿格尔总结到,资本主义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经济危机

在可预期内不可能发生,但是,由资本主义高生产和高消费而导致的生态危机严重地威胁着整个人类自身的生存,“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把矛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高度加以认识”<sup>[6](P273)</sup>,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把资本主义制度置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对立面,从而引起整个人类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普遍怀疑和不满,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变革这两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将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属于本末倒置,颠倒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不仅解决不了目前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也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论述过: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唯一目的,而工人阶级的劳动则不是资产阶级财富积累的唯一来源,资产阶级除了通过剥夺工人阶级的劳动剩余价值之外,还不断地对大自然进行掠夺。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农业问题的时候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技巧的进步”<sup>[7](P169)</sup>;马克思在论述“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时指出:“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sup>[8](P205)</sup>,并且进一步指出,自然力的使用“增加了统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因而减少了这个商品中每一相应部分的价值,从而劳动力的价值就减少了,——而剩余价值则增加了”<sup>[8](P206)</sup>。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不改变,资产阶级就会采取各种方式包括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来增加对工人阶级和自然资源的掠夺,从而维持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继续,由此而引起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即生态危机,只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引起的经济危机的延续和深化,属于经济危机的表面现象。生态马克思主义没有分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辩证关系,错把现象作为本质,因此,也必然找不到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方案。

## 二、建立异化消费理论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

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固然是资本主义高生产和高消费所引起的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但是,无产阶级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今无产阶级的消

费不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一种病态的对奢侈品的消费,正是无产阶级对奢侈品的病态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代替。为了解释和解决这种病态的消费行为方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构造出异化消费理论的概念,为生态危机寻找到直接的原因。

“异化”原本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中常见的一个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客体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在批判地汲取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异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从经济事实出发,认为劳动是人类社会同外部自然界发生物质交换的唯一纽带,劳动的目是占有外部世界,占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劳动者越是通过劳动去占有外部世界,创造生活资料,他就越是失掉外部世界和生活资料,并受自己劳动产品的支配和奴役。这就是异化劳动。<sup>[7](P90-91)</sup>马克思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四种规定:劳动者同他的产品相异化,同他的生产活动相异化,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异化。异化劳动的结果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异化:工人成为一种商品或工具;货币主宰社会;工人阶级由于失去自己的劳动产品又受自己产品的奴役,而资产阶级则是无偿占有工人阶级的劳动产品,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失去了自己劳动的本质而成了异化的人,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人非人化”。<sup>[7](P93-100)</sup>

在生态危机理论中,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由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因此,参照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构造出当今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理论。异化消费就是指:无产阶级通过消费奢侈品以补偿异化劳动过程中的艰辛和痛苦,追求所谓的自由和幸福;资产阶级在控制无产阶级整个消费的过程中也被消费所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而被消费品所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福利制度的完善和消费贷款等货币政策的改善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本质,劳动的破碎化、被动化和外在化等属性仍然存在,劳动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仍然是单调、乏味和无聊的过程,是缺乏自由和创造力的出卖自己的过程,因此,无产阶级便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

域,在消费领域获得创造性和自由,因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消费而不是劳动才能体现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只有在消费中而不是劳动中无产阶级才能够体会到幸福,无论消费是否需要,消费都成为无产阶级的避难所。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只有不断地提供各种奢侈品,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才能够维持下去;也只有不断提供各种奢侈品,才能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控制,因此,资产阶级通过控制科学技术使之服务于奢侈品的生产,通过广告和媒体刺激和引导无产阶级对奢侈品的消费,通过向社会提供奢侈品而不是满足人类生活的必需品,资产阶级获得对生产和消费的控制,消除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暂时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但是,由异化消费而引起的生态危机比经济危机具有更大的破坏性。由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任其发展,必将使生态系统和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同时遭到致命的打击,威胁到整个人类自身的存在。

从马尔库塞、莱易斯一直到阿格尔,都一直在关注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消费问题,并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而提出了消费异化理论,称“消费异化”为“异化劳动的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一个问题”<sup>[6](P272)</sup>。消费异化理论的提出有两个明显的积极作用:一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后工业文明之后,资产阶级通过控制消费行为对无产阶级进行的经济、政治和心理控制的加剧;二是在资产阶级设法延长经济危机爆发周期的背景中,继续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将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批判延伸到消费领域,有利于无产阶级正确认识消费异化的本质及作用。消费异化的不足之处相当明显:生态马克思主义把消费异化拔高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导致其寄希望于社会需求心理的自发变革,最终在革命道路上滑向唯心主义的泥潭。

### 三、试图通过期望破灭理论和稳态经济理论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异化劳动的过程中,提出了解决经济危机和异化劳动的方案。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和异化劳动都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引起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生产领域造成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

无政府状态,在消费领域造成资产阶级占有的产品“过剩”而无产阶级处于无力购买的赤贫状态,最终造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中断,发生经济危机,对人类的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也造成了工人阶级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以及作为人的类本质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使劳动成为人类厌恶的过程而不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和幸福的源泉<sup>[7](P93-100)</sup>。为了解放生产力,避免经济危机,消除异化劳动,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计划生产可以为社会提供充足的产品,人们按需进行分配;劳动不再异化而是成为人的本质需要。

生态马克思主义根据马克思消灭经济危机和异化劳动的实现方式,构想出消灭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社会变革模式,这就是通过“期望破灭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shattered expectations)”,或者期望破灭理论,实现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期望破灭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和异化消费理论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异化消费是无产阶级摆脱痛苦寻求所谓自由的唯一方式,也是资产阶级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唯一动力,异化消费因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唯一理由;但是,在异化消费的过程中,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性发生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就转化为商品供应危机,引起无产阶级消费期望的破碎,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和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在重新审视消费预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能够自发地调整自己的需求观念和价值观念,抵制对奢侈品的消费,建立革命性的需求理论,消除消费异化,并逐渐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管理模式进行改革,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在消除资本主义异化消费的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稳态经济理论,以实现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消费水平之间的平衡,彻底消灭生态危机;并设想通过改革经济领域逐渐改革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稳态经济理论的思想来源于约翰·穆勒和罗马俱乐部,就是否定现存经济的增长模式,承认经济增长受生态系统的制约而存在增长的极限<sup>[9]</sup>,主张消除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强调保持生产能力和人口水

平的稳定；稳态经济理论的前提是消除异化消费，建立革命性的需求理论；其实现方式是通过分散工业生产和降低生产规模来消除过度生产，通过提供民主管理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劳动来消除异化劳动，从而消除过度消费。这种生产过程的分散化和民主化可以从生产领域推广至社会政治领域，不仅可以彻底解决生态危机，而且可以从整体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最终实现社会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和异化消费理论都含有充分的合理性因素，对于分析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但是，由于生态危机理论和异化消费理论都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使之在解决生态危机和消费异化的过程中走向历史唯心主义，例如，阿格尔曾论述到：“正是在我们称之为‘期望破碎的辩证法’的动态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进行社会变革的强大动力”<sup>[6] (P323)</sup>，这种通过“期望破碎”产生的消费心理变革来抵制异化消费从而自动地消除生态危机的理论逻辑是不可能转化为历史现实的。同时，由于不涉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而只是对生产资料进行民主管理，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变革之后实行稳态经济的设想，不仅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和消费异化问题，更解决不了发展国家的发展问题，相反，却可能造成新的人道主义灾难。

#### 四、总结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学术环境中创立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分析了生态危机来源于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并试图通过期望破灭理论和稳态经济理论来消除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为当今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环境问题提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思考的新途径，特别是对于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指导和控制生产和消费，使之符合生态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毕竟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鸿沟，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生态危机不可能取代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发生改变，经济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为了避免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加紧了对环境资源

的掠夺，造成比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只能通过生态危机暂时延缓经济危机的爆发，生态危机只是经济危机的表面现象。第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消费领域发生，也不可能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异化消费的根源，不消除产生异化消费的社会根源，而寄托于整个社会自发地建立革命性的需求理论，从而自然地消除异化消费并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的乌托邦思想。第三，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设想并未触及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的特点，是改良的资本主义。第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包含着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和解决生态问题最彻底的方法论，用生态学思想去“补充”马克思主义是画蛇添足。生态学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关于人类和自然之间本质关系的学说，无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都无法解决生态学的本质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法才可以彻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马克思强调：人属于自然，自然是人的身体；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前提；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彻底解决“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矛盾。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消费异化和生态危机。

#### 【参考文献】

- [1]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 启蒙的辩证法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8. [3] Herbert Marcuse.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4] William Leiss.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Montreal: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5] William Leiss. the Limits to Satiations. Montreal: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6] Agger. Ben. Western Marxism: An Introduction. California: Goodyear, 1979.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8] 马克思. 机器、自然力与科学技术的运用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8. [9] Meadows, Donella H.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4.

【责任编辑：刘清荣】